

京剧艺术前辈与老唱片

□刘鼎勋 邢路萍

从19世纪末开始，唱片业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唱片公司在中国灌制的唱片模版达到十余万张，其中数量最大的要属戏曲。根据现存旧唱片实物的不完全统计，京剧、昆曲、秦腔、梆子、评戏、川剧、粤剧、晋剧及各种曲艺等文艺形式灌制的唱片数量要多于歌曲音乐类唱片，其中京剧有近千版。通过当时唯一的传媒载体唱片，使戏曲艺术前辈的声音得以保留和传播。戏曲艺术前辈与唱片之间所发生的故事也随之流传至今。

1 真假孙菊仙的唱片

留声技术刚刚传入中国时候一些老艺人缺乏科学知识，对这项新技术心存疑惑。京剧三鼎甲之一孙菊仙先生因听信传言，误以为灌唱片和照相有损身体健康，因此拒绝照相、灌制唱片。有的唱片公司为了借助孙菊仙的大名多发唱片赚钱，就请人冒孙菊仙之名偷偷灌制唱片销售。当时一些人根据市场上有假孙菊仙唱片的事实和孙菊仙有过不录唱片的说法，断言孙菊仙没有唱片留世。后来一些研究京剧唱片的著述对此事也几乎成为定论，然而这不是事实真相。

笔者经过几十年的搜集、整理、实听和比较发现，署名孙菊仙的京剧唱片中有真有假，真品与赝品在唱功及行腔特点、演唱技巧、音色等多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孙菊仙的演唱行腔有很深的功底和很独特的技巧，是很难模仿的。即使有人能似像非像地模仿出一句，猛一听有点像，但只要再往下唱，很快就会漏

出马脚。经过笔者对搜集到的唱片分析，孙菊仙先生灌制的真品有四十多面，而赝品唱片还是占少数。即1903年以前录制的署名孙菊仙唱片基本是赝品，而1904年以后的孙菊仙唱片基本都是孙菊仙先生本人灌制的。经听过孙菊仙先生实际演唱的老京剧专家鉴别，肯定了笔者的结论，并得到大多数京剧唱片研究家的认可。

2 马连良的《甘露寺》唱片

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一生灌制过数十张唱片。他每次录音都一丝不苟，对艺术质量特别负责任。至今，在戏曲界还流传着他亲手砸唱片的故事。1929年，马连良在蓓开公司灌制了《甘露寺》里乔玄的唱段（版号90143），唱片出版后发行量很大，颇受戏迷们欢迎。随之，有人向马连良直言不讳的指出，这段唱里一句“他有个二弟寿亭侯”欠推敲，“寿亭侯”的前面应加一个“汉”字，既应为“他有个二弟汉寿亭侯”，否则有悖历史。马连良虚心向行家请教后当机立断，派人到唱片公司要求销毁片模，并承担经济损失。当时，他又差人把尚未售出的唱片买回，由他亲手一张张销毁。马连良身边的人惋惜地劝阻，他却说：“我是名角，许多后来人师法我的唱。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岂不贻害后人？”后来马连良于1938年在国乐唱片公司重新灌制了加上“汉”字的这段唱（版号K59/K60），出版后很快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段。1949年大中华唱片公司翻录了这张唱片。50年代，人民

唱片和中国唱片也复制过这个唱段。

由于最早录制的那版已经售出的原因而没法全部收回，以至在收藏者中有两种版本。

3 四大名旦合灌的一张《五花洞》唱片

1931年，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出版过一张四大名旦合作灌制的唱片《四五花洞》，开始时四人合唱，接下来是每位的一句唱，荟萃了梅、程、荀、尚四种流派。而且是四大名旦生前合作灌制的唯一的一张唱片。这张唱片无论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还是从保存资料的角度，都弥足珍贵。

《五花洞》是源于《五毒传》的神怪戏，前半出突出的是玩笑，后半出突出的是武打，从前多在端午节期间作为应节戏演出。早年间梅兰芳与姚玉英、钱金福、杨小楼合作演出过。后来在北京的一次堂会上，主家烦请演这出戏，除原有角色、演员未变外，又添加余叔岩扮演张天师，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王幼卿等五位连同原有的梅兰芳，同时扮演真假潘金莲。虽然演出近于荒诞，却大受欢迎。此后这六位扮演真假潘金莲的演员，每位做了一套相同的戏装，在北京同台多次露演。此事被长城唱片公司经理郑子褒得悉，决定将由四大名旦演出的这出戏灌制成唱片。郑子褒是一位京剧评论家，别署梅花馆主，与四大名旦都有深厚友谊。他出于对艺术的重视，专程赴北平（京），先去征求梅兰芳的意见，后又征询另外三位名旦意见，在一致慨允后，确定录制潘金莲上场时的四句慢板，梅程尚荀依次每位唱一句，录音地点在南池子附近的欧美同学会。

录音那天，尚小云提出他的第三句唱词拗口，荀慧生便主动提出调换，程砚秋爽快地让尚先生唱第二句，自己改唱第四句，这便成了后来唱片里的次序。录音即将开始，郑子褒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四位演员都带来了自己的琴师，但录音时不可能唱一句换一个琴师，赶紧与四大名旦磋商，结果是四句唱全部由梅先生的琴师一貫到底。最终唱片中听到的就是徐兰沅操京胡、王少卿操二胡，效果确实非常理想。唱片制作后，郑子褒唱片介绍中的演员排名顺序又费尽周折，最终他想出一个圆满解决的办法，即以片心为轴，

等距离平分四份，分别印上四位名旦的姓名，排名不分先后，四大名旦及各派追星者也皆大欢喜。

4 票界名家韩慎先灌制的唱片

票界不乏人才有其客观原因和特殊条件。票友不以唱戏谋生，对戏曲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肯下功夫；他们大都有钱有闲，不惜重金延聘专业名家传艺，他们中许多人通文墨、懂音律，艺术修养比较全面。

唱片公司遴选票友灌唱盘要求很严，所以灌出的唱片在质量方面大都有把握。许多造诣深厚的票友也灌制过唱片，如王竹生、王庚生、包幼蝶、刘叔度等，他们的唱片在社会上同样受欢迎。天津票界耆宿韩慎先有一定的代表性。

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擅长文物鉴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他少年时师从陈彦衡学唱京剧，宗谭派，对声腔艺术有深厚的造诣。他一生所灌唱片如《朱砂痣》、《举鼎观画》、《武家坡》、《二进宫》、《坐宫》等，均属佳品。

1961年，中国唱片社负责人陈道宗邀请韩慎先到北京灌制唱片，韩先生慨然允诺，确定灌制《鱼藏剑》、《桑园寄子》、《李陵碑》，共3张，均为33转。韩先生因为自己是票友的缘故，要求除杭子和先生打鼓外，其余一概由业余爱好者担任。结果请来票界场面中高手郭仲霖拉京胡，张宇慈打大锣。《李陵碑》里的杨六郎和《鱼藏剑》里的姬光等配角，则由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担任，《桑园寄子》剧中的金氏由他的学生王慧祯扮演。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棚，整个录音过程中只有一位特殊听众，他就是京剧的知音、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录音完成得非常顺利，韩先生虽然已经年届六旬，声音却依旧苍劲宏亮，行腔圆润流利，高低自如且富于韵味，字音的尖团和阴阳回声也相当精确。所录唱段，从上到下都表示满意。意想不到的是，韩慎先灌完这三张唱片不久，因血压高引发脑溢血意外逝世。所幸韩先生这三张最后灌制的唱片，成为后人欣赏和研究京剧老生声腔艺术的依据。至今46年过去，聆听韩先生遗音，抚今追昔，越发感觉弥足珍贵。

5 唱片教出高徒来

50年代的一天，京剧大师梅兰芳与一位朋友在家闲叙，正巧电台里播放京剧《玉堂春》。梅先生的这位座上客是研究梅派艺术的专家，他听后称赞梅先生的这段唱，但说不出这是哪年录的音。他问梅先生，梅先生也纳闷：自己曾经与鲍吉祥、律佩芳合灌过《玉堂春》唱片，可电台播出的录音中的配角的声音怎么不像当年的伙伴呢？事后梅先生通过友人向电台打听，才知此段并非梅先生所唱，演唱者实为包幼蝶。一段梅派《玉堂春》，不仅让研究梅派的专家判断失误，连梅先生本人竟也没有辨出真伪。

包幼蝶原为酷爱梅派艺术的票友，其兄包小蝶亦酷爱梅派，包幼蝶耳濡目染，遂对梅派深爱不已。40年代他在上海票界，因模仿梅兰芳惟妙惟肖而享有上海梅兰芳之誉。后来迁居香港的这位票界耆宿回忆其早年跟随唱片一字一句地学唱梅兰芳声腔的情景，谦虚而幽默地称自己是梅先生的留学生，每天跟着留声机学习梅先生的唱。所以他是梅先生唱片教出来的高徒。留声机对于推广和普及戏曲发挥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6 奚啸伯与张君秋的合灌唱片

在现存的京剧唱片里，有两张记录了奚啸伯与张君秋于1941年在一次堂会演出中灌录的《武家坡》片断。张君秋与奚啸伯同台合作的次数虽然不少，却从来没有合作灌过唱片。这两张非同寻常的唱片不是唱片公司的产品，独此一份，所以弥足珍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宝塔公司曾经专为各地没有机会灌唱片的戏迷们生产过一种空白唱片，这种唱片不同于普通唱片，一是质地较软，二是片心只有宝塔公司的标志，没有其他文字说明，其性质与现在流行的空白录音磁带相仿。使用时把空白唱片放到特殊的留声机上，放下机头，声音震动钢针在空白唱片上划下纹路，这便是录音，录好后重放即能出音。但比正式唱片声音小，音质也杂。一些没有灌过唱片的戏迷或票友，多喜欢在空白唱片上留下自己的演唱声音。但不像现今的空白磁带可以抹去重录，所以价格

很贵，一般民众很难见到。前边所说奚啸伯与张君秋合唱的《武家坡》，是演堂会时，主家用空白唱片灌制的，共两张三面，有一面没有录音，前后约十分钟。这两张唱片不归张、奚所有，后来散佚在民间收藏家手中。当时用空白唱片灌音只是出于娱乐，若干年后竟成为研究唱片史、戏曲史的活资料，这恐怕是当初不曾想到的。

7 不同版的《锁麟囊》唱片

程派名剧《锁麟囊》，由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于1940年首演。这出戏的唱腔低回委婉，优美动听，集中体现了程砚秋声腔艺术的精华。从问世至今近60年间，诸如赵荣琛、王吟秋、新砚秋、李世济乃至近年涌现的中青年程派演员，无不把这出戏作为锻炼自己、争取观众的看家戏，经过不断的传承，这出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剧。

《锁》剧刚问世时，即被百代唱片公司选中，由高聘卿具体承办，灌制了程砚秋先生演唱、周长华京胡伴奏的《锁》剧选段，其中包括“春秋亭”、“新婚后”、“珠楼”等三场戏里的唱段，共3张，发行量很大。50年代，中国唱片社曾经再版过这套唱片。程先生在“珠楼”那场戏里的唱腔有“老娘亲，大器儿，官人呀”一句散板哭头，旋律起伏跌宕，技巧难度很大，其后出版的《锁》剧唱片，多不带此句唱腔。

1946年，程砚秋及其弟子集中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借机邀约程先生的弟子高华灌制《锁麟囊》唱片。高华为避免与师傅已出唱片的选段撞车，选择了四平调“怕流水年华春去渺”、后半部三让坐时的西皮原板，以及“换珠衫依旧是富贵容祥”的西皮二六。这套唱片也是三张，与此前乃师所灌唱片连接一起，基本上囊括了《锁麟囊》的全剧唱段。

1947年，17岁的上海程派票友王慧蘅小姐，不惜重金自费在百代公司灌制了一套四张《锁麟囊》唱片，邀聘程砚秋的乐队担任伴奏，这在中国唱片史上属首例。王慧蘅因为是票友仿唱，在唱段的选择上没有与任何人回避。

新中国成立后，程派新秀李世济以《锁麟囊》一剧崛起舞台。60年代初，中国唱片社为她灌制了这



出戏里的西皮原板“那一日好风光忽觉转变”唱段，这是一张密纹唱片，由她爱人唐在忻操琴，演唱与伴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音响效果空前之好。80年代初，中国唱片社出版了一张30公分大密纹《锁麟囊》唱片，由程砚秋的弟子王吟秋演唱，这张长达40分钟的唱片，把《锁》剧里的主要唱段尽都包括进去。

《锁麟囊》从面市到现在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深为人们喜爱，除剧本与舞台艺术方面的原因外，各种版本的唱片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8 谁调整的两句唱词次序

早年间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所唱的西皮慢板中，有两句唱词是“评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和“东西战南北剿博古通今”。很明显，“保定乾坤”与“博古通今”的词序颠倒过来才属合理。传说，因为享有伶界大王之誉的谭鑫培就是这样唱的，所以便一直沿传下来。

1917年谭鑫培谢世后，高亭唱片公司于1924年为谭鑫培的弟子余叔岩灌制了《空城计》唱片，余叔岩虽然是以新谭派作标榜，他却对乃师亦步亦趋，对这两句唱词未作任何调整。唱片面世后影响相当广泛，这就更没有人怀疑这段唱词有不恰之处了。直到60年代，马连良再演《空城计》，从电台录音可以听出，“保定乾坤”和“博古通今”两词调换了位置，变成“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东西剿南北战保定乾坤”。此后，凡演出这出戏者无不效仿此种唱法。据此，京剧界均认为第一位调整这两句唱词词序者为马连良。

而事实并不像社会传闻那样。因为在马连良之前，谭鑫培的门婿王又宸就已经对这两句唱词作了颠倒，现有1924年维克多唱片公司（后改为胜利唱片公司）为王又宸灌制的唱片为证。这张唱片的版号为43708A。解放后，中国唱片社还复制出版了这张唱片。王又宸的录音比马连良的录音早了几十年。遗憾的是谭鑫培逝世后，以新谭派为号召的余叔岩出版的《空城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以旧谭派为号召的王又宸所灌制的《空城计》，虽然在唱词方面作了符合戏理的调整，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9 版本最多的《四郎探母》

在数以千计的戏曲唱片中，同一出剧目的演唱者很多。而其中版本最多者，当属京剧《四郎探母》。

笔者所见到的早期京剧《四郎探母》的唱片有：德建堂1902年在ODEON公司灌录的《四郎探母》（XTE1149/1150）；许荫堂1902年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一面《四郎探母》（30048）；署名孙菊仙在GRAMOPHONE唱片公司录制，但并非孙菊仙本人演唱的七片单面唱片《四盘山》和同一公司录制的十片单面唱片《四盘山》约在1903年录制；孙菊仙本人1908年在Victor唱片公司灌录了一面《四郎探母》（见娘、兄弟），片号为28016；留鸿声于1912年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一面《四郎探母》，版号是33145；谭鑫培在1912年喜开公司灌录了一张《探母》，片号为33153-1/-2，恩晓峰于1912年灌录了一面《探母》，片号为33202。

在这之后，又有孔雀公司为谭小培，国乐公司为谭富英、高聘卿，胜利公司为言菊朋、贯大元，高亭公司为马连良等老生演员合唱的《四郎探母》灌制的唱片，内容也是“坐宫”选段。而百代公司为余叔岩，胜利公司为王又宸，大中华公司为杨宝森，长城公司为夏山楼主等演员所灌制的《四郎探母》，则是“见娘”一折里的选段。这些唱片除夏山楼主一人演唱的四段被灌成两张唱片外，其余均系两段灌在一张唱片上。

先前出版的《四郎探母》唱片，都是杨延辉的老生唱段；后来才有了铁镜公主的旦角唱段。其中有高亭公司为马连良与尚小云合灌的“坐宫”里的对口快板、“回令”里的求情片断；胜利公司为梅兰芳与谭富英合灌的“坐宫”里的流水板。解放后，中国唱片社出版过一张版号为DM-6054的《四郎探母》唱片，前面是“坐宫”一段。从铁镜公主唱“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开始，经过杨延辉唱西皮快板“在头上取下胡地冠”，直到最后的“回令”，铁镜公主与杨延辉合唱结束。铁镜公主是由梅兰芳演唱的，杨延辉则由谭富英、马连良先后分别演唱。

《四郎探母》中“巡营”一折里杨宗保所唱西皮摇板转导板、原板，非常脍炙人口。姜妙香1929年

在高亭公司灌录了这个唱段，版号为 247/248。解放后，中国唱片社翻版了著名小生演员姜妙香演唱的这张唱片，片号为 4-4093。

截至目前，京剧《四郎探母》只出过一种全本唱片，由王玉蓉和管绍华分别扮演的铁镜公主和杨延辉，由百代公司于 1936 年灌制、1937 年出版。全套十六张，共 32 面，其中“坐宫”六张（片号为 38002~38007），“盗令”、“回令”等十张（片号为 35408~35412 和 34481~34485），总计 90 分钟，可谓前所未有。出版后流传甚广，发行量颇大，但全套保存到现在的已相当少见。

10 余叔岩灌唱片旧话

1903 年，在天津的京剧舞台上崛起了一位年仅 13 岁的新秀。他以小小余三胜作艺名，常演《定军山》、《阳平关》、《洗浮山》、《落马湖》等谭派名剧，备受观众青睐。后来，他为京剧老生行当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他便是京剧初兴时期著名老生演员余三胜之孙，著名旦角余紫云之子——余叔岩。

余叔岩以继承谭派成名，但他不拘泥于谭派，尤其在声腔方面独具一格。他发声略带沙音，却清醇圆润，旋律低回流畅，令人回味无穷。时人称他是新谭

派，后人则誉之为余派。遗憾的是他刚进入中年即体弱多病，40 岁以后便不经常登台露演了。

为了让更多的爱好者有机会欣赏余叔岩的演唱，1931 年，长城唱片公司邀请病中的余叔岩灌制唱片，共同灌制了四张八面唱片。那时唱片的制作工序是：录完音后需要先做成铜版模，再用铜模印制胶木唱片。当余叔岩录完《打渔杀家》和《打严嵩》的唱段后，制成的铜版模每面只有一段。当时由于工作人员失手，把刚刚做好的铜版模掉在了地上。捡起来后一看，版面出现了两道裂纹，一直延伸到片心处。因为余叔岩的身体欠佳，长城公司不好开口再要求他重录，于是老板便抱着侥幸心理，用它压出了几张样片。在放音试听时，由于唱片上留有轻微裂痕而发出了不规则的哒哒声。应约前去试听的唱片商们不约而同地叹息说：“演员唱的是真好，可惜新唱片像裂片，只恐销售不出去”。最后终未大量上市。

通过上述一些京剧艺术前辈在灌录唱片方面的故事，使后人看到，艺术的精湛来源于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和一丝不苟的态度。由于有了他们，才使得京剧艺术得到了发扬光大，也才留给了后人可以学习、借鉴、继承、发展的艺术瑰宝。



嘉强(中国)北京维修与技术支持中心成立

嘉强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是台湾 MIPRO(咪宝)的中国机构，一直以来专注于无线话筒和扩音机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地区的推广和服务，深受业界的认可和肯定。

2008 年 1 月 1 日，嘉强(中国)北京维修与技术支持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嘉强电子在中国的服务向精细化迈进，籍此为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北京维修与技术支持中心定址，在北京 CDB 商务中心地带，交通便利。资深的维修人员和技术人员，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并有

MIPRO(咪宝)的全系列产品展示以及配套测试功能。

联系方式：

服务热线：010-58769948 58769947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 32 号苹果社区北区 1 号楼 3006 室

邮编：100022

网址：<http://www.mipro.cn>

联系人：黄宗恳 13811486969(北京)

13570713900(广州)

邮箱：Huangzongken2000@yahoo.com.cn